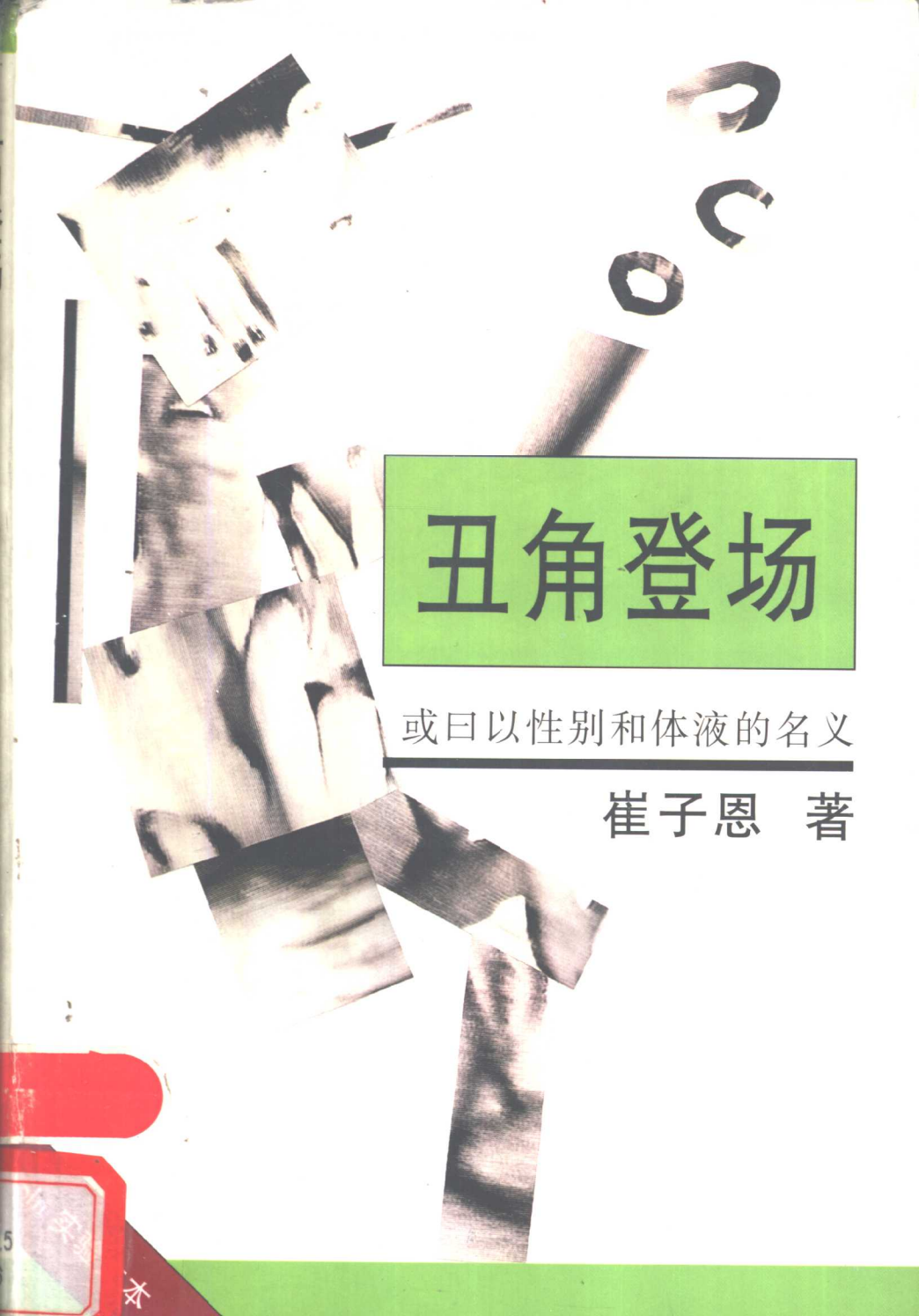




丑角登场

或曰以性别和体液的名义

崔子恩 著

丑角登场

或曰以性别和体液的名义

崔子恩 著

花城出版社

丑角登场

——或曰以性别和体液的名义

崔子恩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沙溪宝珠路第四工业区)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1插页 227,000字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60-2729-X

I·2334 定价: 14.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献给朱宏嘉和黄翀

• 作者 •

BB N37/05

内 容 提 要

宇宙最后三分钟剧院正在排演一出戏，戏名叫做《三维性别》。编、导、演人员之间异性或同性相恋、相慕、相妒、相争竞、相搏杀，但成功演出了这部轰动朝野的异端戏剧。一名黑衣杀手出现了。他将鲜花献给编剧四卓，将香槟酒喷洒在花子虚和类两位丑角的脸上，将匕首插进了女导演扈三娘的心脏。

这一切，又被宇宙最后三分钟城邦政府判定为一个化名作家的伪造：从戏剧到戏院均属子虚乌有。

该小说无论是题材、价值观念，还是艺术手法，都对现有的阅读习惯构成强有力的挑战。

编者絮语

我们处于一个读物并不匮乏的年代，我们甚至遭受各种词语所构成的琳琅满目的形象的疲劳轰炸。当我们的想象力和感悟性在各种时尚文本的包围之中以及既定的阅读习惯里日趋麻木、迟钝时，有一种无从界定、富于原创性的文本却以它奇魅诡异的风格、大胆而睿智的力量刺砭你的神经。面对它，你显然感受着一种触目惊心的震颤性的阅读体验。

我所指的，就是被我们姑且列为“实验文本”的崔子恩的长篇小说：《丑角登场》和《玫瑰床榻》。它们无疑是当代文学中的异类，也是堪称“奇书”的文本。

良好的古典文学功底和长期的电影艺术探索，为崔子恩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也为他提供了无限充裕的建筑材料和十八般武艺集一身的写作手段。在崭新的文本空间，他可以自由无拘、纵横恣肆地解构旧有的一切。奇特的、非常规的文学策略、机敏而炫智的语言，犀透的思想锋芒以及题材上对性别精妙的多维书写——“跨性别书写”（戴锦华语），彻底砸开了词语及观念的牢笼。一种隐秘的、非常的现实存在，一种最大限度释放自己想象力的写作的“可能性”，宛如壁垒后面的神秘领地真正敞现在我们面前。

崔子恩希望我对《丑角登场》和《玫瑰床榻》说三道四几句，我深感力不能及。我指的是这两部小说所包含的层层叠叠的丰溢意蕴以及它们既复杂又纯粹、既激进又超然、既冷峻又游戏的阅读趣味，令我无从言说，只有拍案叫绝。

曾经有人问我，什么人可称为作家？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

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数目庞大的作协会员及专业作家队伍。他们是否都在进行着有意义的写作呢？我同样知道，那些为热爱文学的读者们写出优秀篇章的人，那些有力量推动着艺术发展的人，他们中有不少同时从事着另一种为生存的职业。换句话说，他们的饭碗并不在作协。譬如崔子恩，我想他大概连地方作协会员都不是。事实上，他游走于文坛之外，但他以他的写作，全面挑战了文学的观念及形式，电闪雷鸣般震击着我们的阅读惰性。进入他的文本空间，同时是进行着一次“穿越罗布泊”式的精神性历险。

究竟什么人可称为作家？作家又是如何进行写作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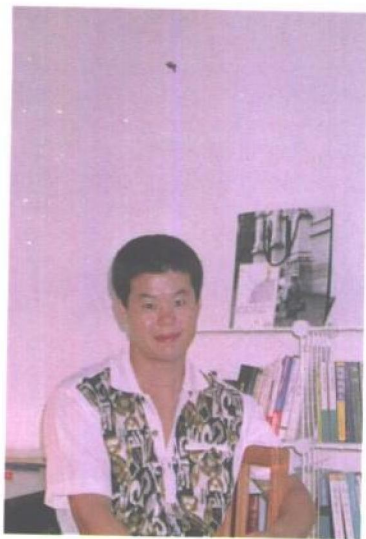
我想到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一文中所说的：“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定的。”

1998. 3. 广州.

主编:肖建国

编委:田 瑛 黄蒲生 文 能

朱燕玲 林宋瑜



崔子恩，信爱基督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

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编剧。

1988 ~ 1993 年出版学术论著 4 部。

1991 ~ 1995 年发表电影剧本 5 部。

1995 年始在《花城》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

1997 年 5 月出版长篇小说《桃色嘴唇》(华

生书店/香港)。台湾《中国时报》“一周好书榜”、香港《明报》“非常书评”栏予以评荐。

入选香港“文化沙漠好书榜”。

1998 年 2 月于香港出版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三角城的童话》。

137.05

Shi 实验文本

今天下午停水	吴山专
丑角登场	
或曰以性别和体液的名义	崔子恩
玫瑰床榻	
或曰抛核桃的极限	崔子恩
感觉的训练:理论与实践	
+ 性史①	胡 昉
(一个感觉的传奇故事)	

责任编辑:林宋瑜

美术编辑:王惠敏

责任技编:薛伟民

1. 援引歌剧/
《丑角》/
为了纯文学的动机/
双性开场白么

说起演戏，这个小小舞台上所发生的使人感伤和流泪之事，一如往昔，并不是虚假的编造，而是作者按照人世间存在的事实，尽心竭力描绘出来的……这里有爱慕和憎恨，悲伤和恼怒，也有讽刺和嘲笑。所有一切，都是人间实有之事。作者把这些鲜明的形象一一展示给观众，你会感到这的确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这些人不过是身穿丑角服装、从事演戏活动的演员，仍然未变赤子之心，同样具有人的血肉，与大家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可忧之世。这一点请各位千万要很好地领会。

2. 花脸花衣花裤花花性征的小丑登场

我哭喊着，将花脸从大幕的夹缝间探出去。一束银白色的灯

光打在我的脸上。我看不到黑压压的观众，急得大跳跟大欢笑。大幕霍然开启，将我半裸的下体裸露在水红色的二幕当前。全场欢声雷动，吓得胆小如鼠的我抱头鼠窜向左，再鼠窜向右。左台威立着舞台监督月明和尚，右台俏立着舞台监督的情人咪咪。我只好惶惶然皮笑肉不笑地绕向那些陌生的面孔，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向他们告白：我刚刚接受完身体检查，染色体正常，性器官及功能健全，血型也同我的对手相同，明天，对，明天我就将接受变性手术，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夕阳西沉之前摇身变为如花似玉的美妍娇娘。

我满场飞翔、满场舞浪，任那具年满 20 周龄的块根状接茎状物体在戏装短裤内自由跳腾扭摆抖颤。我只能在序幕阶段为它举行告别仪式。二幕一启、正戏一开，它就要同我一起登上大舞台上的小手术台，被我的同行燕青用氯乙烷在两分钟内熏醉，然后由我的另一位同行亘爱扮作成型外科医生，心狠手辣地将它割掉。在扮演女丑的类还未将卵巢献出之前，我在手术台上呈中性性别。不过，只要大幕一拉，再启之后，我和类歌舞而出的插曲中，类和我便已然交换了性别。

没有人为我鼓掌。没有人为我喝彩。这个月的奖金全被我过于逼真的表演给砸了。他们没能控制住入戏的欲望。可恨的亘爱和柳翠，他们在二幕后摆弄血管钳子的声音太响，脆弱的现代观众已预感到我的不幸。无论我做戏做得多么满不在乎，多么若无其事甚至万番庆幸，他们还是敏锐地透过我面上的油彩、身上的戏衣，以及故意缩短的细腿与幕布与灯光的关系，嗅到了性征健康却情愿换性者的心灵哀痛。

倒霉的时装戏。小丑的陷阱。插科打诨者的灾难。只要谁的耳朵沾上这出戏的名字，就不免会将它与科学的进步、显微外科、器官移植、抗免疫排斥药物等等的正剧因素联系起来。希腊戏剧的传统，肉色紧身衣的近裸视觉效果，滑稽的近乎面具的化妆，夸张的香蕉阳具累累荡荡垂在腰际偏下，那才是丑角的天堂。时装戏，要么琐碎得如同地板拖布，要么提醒人们现实比悲剧还要悲剧，比残酷还要残酷。

狂欢节。喜歌剧。《云》。误解和令人欢欣的感伤。鸟和蛙状的歌队队员。复杂而豪华铺张的布景。罗马和《自虐者》。丑角演员的黄金海岸，我已远离你的碧波万顷，远离你的白沙千亩，落进了时装戏剧的恶毒圈套。我得使尽浑身解数，让剧场和观众为我不阴不阳的腔调、不雌不雄的表情、不男不女的遭遇，而庆幸他们单一完全的性别，庆幸与生俱来的身心和谐，庆幸生殖的天才和后嗣有人。然而，我失败了。我还没有躺下，他们已为我感到恐惧。自从刀片、血液、橡胶手套一类时装戏里必不可少的字眼儿从我的台词中迸跃而出，他们的阉割恐惧便使座椅瑟瑟发抖。掌声，欢呼，笑脸，我所要换取的一切，都被那倒霉的刀钳动效所淹没了。

女士们先生们，男人们女人们，今天我们将看到一出亘古罕见的精致戏剧。我不说想必大家也已经心领神会。对，《三维性别》！什么什么什么？性别具有维度这个事实你们都不敢正视么？譬如你，那位光头观众，你是一个维度，人称之为男。那位那位珠光宝气的太太，你是性别的另一维度，医学上称之为女。另一个维度么？当然是中性，不男不女，或者说不女不男。请耐心把戏看完，世上也许再没有比这出戏对性别学有更深的见识和体会

啦。对不起,请先别鼓噪又跺脚,我得走了。过一会,我会乖乖地躺在散发着消毒剂气味的窄台上,任本戏的大牌明星亵爱先生操刀主宰。千万别忘记,要为我一掬同情之泪哟!

3. 麻醉师甲和柳湘莲的扮演者燕青真棒真棒。没有他在化妆间歇向我的讲述,我几乎无法把这部小说写下去

上一次演出,花子虚脸上扣着面罩身上罩着白布单子,白布单子的黄金分割线上开着一个大洞。匆促之间,它被错放到胸口。我压住笑声,帮他给它调到另一头,正对着他将被切割的要害部位。这一幕,他和类止是躺着,口鼻上罩着面罩,全身上下盖着白布,象征性地露出阴部。半个小时,若是换了我,准会不管舞台上天翻地覆,睡上个黄粱美梦。

幕启之后,我检查了一下道具桌上带弹簧帽的金属管和内面镀铜的金属瓶。它们里面装着清水,前者标着氯乙烷的拉丁文名字,后者标着 Aether pro narcoi。

子虚是我的朋友,首场演出他没能持续不衰地博得彩头,清水喷淋,也算聊表安慰了。类可没他这么幸运。她的头、她的方向、她的姿势和象征性裸露,同花一样。花是男丑。她是女丑。不过,扮演麻醉师乙的六艺可没我这么美好。类另寻新欢,对他胡乱终弃,他失恋加受伤的心正如打翻的五味瓶。于是,他的氯乙

烷管中灌满着五味水，麻醉乙醚瓶中也灌满着五味水。只要大幕分向开放出纵向的裂口，他马上就会与我取同一动律，将他心中的五味喷入类的鼻孔，尔后进入她的肺部，尔后借弥散作用通过肺泡进入血液。用氯乙烷所进行的诱导麻醉仅需1~2分钟即可达到第三期麻醉。而乙醚则需要15~30分钟。看样子，六艺的挥发性麻醉药药效发挥恐怕要更快捷。

亵爱极不情愿地带上口罩。他尽可能将它向下拉，以显出那一笔饱满的鼻梁。据说，许多男女戏迷迷他的大鼻子迷得神魂颠倒。其中有一个中年诗人专门写过一首长诗，刊载在男诗人主编的诗刊上，肆意赞美过他的鼻子。其实，口罩不仅遮没了他名气非凡的鼻子，也阻挡着他恢宏大气的嗓音。他的台词，气自丹田之下的阳根而孕，声从喉结之上的方唇而振，正义凛然、堂堂荡荡，曾在宗教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十二牧羊人》里，他演牧人之一，我和花子虚演迷途羔羊。那时候，类和六艺还在艺专里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一次，导演严格按照剧作家四卓的要求，在第一幕里让每个有台词的角色都戴上手术室里专用的布口罩，以求科学、准确、真实。我们呼出的各种晚餐食物的衍生气息，被认定会污染从花的胯下摘下阳物和从类中部取出的卵巢。手术一旦失败，他们不仅不会得到易性癖者梦寐以求的异性性体，而且会失去本性，不女不男。

为了干干净净地拯救两颗受尽天性伤害的灵魂，女导演扈三娘肯定会隔着大幕坐在观众席首排正中的位子上，以更年期特有的咄咄逼人的坐姿，镇守着幕启幕落的速度和台上的每一个细节。彩排时她就是以那个坐姿坐在那个位置上，身边伴着那个因肥胖而抹煞了第二性征的剧作家。据他自己说，他梦见过索

福克勒斯和奥尼尔，酷爱萨特和贝克特，一度企图偷渡到斯特林堡的故乡去。他打出的戏剧大旗是新写实主义。他把阿瑟·密勒看成同宗。一听说密勒的祖国建立了变性专科医院，他便灵感如泉，炮制出这些戴面罩戴口罩的变态角色，交给扈三娘，任她指划着粗壮的手脚，摆弄了整整三个月。因嗜用罩类道具，他得美绰「四卓」。

联排时，全剧的第一句台词须从我的口罩下发出：「主任，病人卜算子已昏迷不醒。」自此之后，将有 23 分钟的哑剧表演，其中包括最后一次皮表消毒，助手递刀，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同时动刀切割花和类的下体，一排排的血管钳子咔作响夹在花和类阴部方圆一尺的戏装上，两名助手用白色搪瓷方盘分别托着血淋淋的道具阳物和道具阴道互换位置，等等。按照新写实主义的戏剧原理，宇宙最中三分钟变性专科医院一场手术所需的 23 小时，以 1：60 的比例尺缩短为 23 分钟。第 24 分钟第 1 秒，类在面罩下喃喃梦呓：「我是男人，我不是女人。在《山海经》里，我自孕而生，自为牝牡。」花对我那句台词提出尖锐的批评后，剧作家为亵爱加了一大段独白。

花认为易性欲是欲不是病，称他为病人不符合他体验生活时对变性男女的实际了解和切身体验。那时候，偌大的剧院里只有三名审查官正襟危坐于观众席。未敷脂粉的我们将 1 号手术台推抵前景。舞台监督冲司幕的耳根吹气：5,4,3,2,1。大幕舒缓地打开绛红色的胸襟，把我们这些肠子腔子肝脏胆脏一起暴露在空荡荡的座席面前，如同海星在阳光下曝晒五脏六腑。我往花的面罩上喷洒几滴清水，等待着幕的胸襟完全袒露。时刻到了。我瞄一眼干瘦干瘦的主审官，对主刀者报告：「主任，病人卜

算子已昏迷不醒。」这时，全场鸦雀无声。主刀者从3%酚含量的水溶液中提取出泡得发白的手，戴上半透明的橡胶手套。突然，已全麻醉的男病人从手术台上坐起来，丧尸一般盯着我，说：「不，我不是病人，我只是造物主错误拼配的跨性人。在身体外我是一个男人，在身体内我是一个少女。」说完，他哐地一声倒回到1号台上。自此，我们剧院开始了接二连三的戏剧革命。可以说，谁都不曾见过这么一出毁灭主义的、新秩序层出不穷的戏剧。我们每个演员都参与了剧本创作。这部新写实主义戏剧名作的诞生，为我们每个人都涂上了厚厚的丑角色彩。

4. 我建议作家和读者用味觉相互识别

亲爱的读者（或许你恰恰也是《三维性别》的观众），请原谅我在此时此地抛头露面，闯入你的视野。我不隐瞒身份。我是本书的作者，一个长久地想念你，今日终于有机会与你相会的当代人。我喜欢你，冒昧而单向地喜欢你，有那么一点出于基督教诲的邻人之爱，有更浓重的部分被肉欲所笼括。倘若可以避免概念混淆，我愿意把爱神和爱人的观念浓缩在“爱”这个单词中（它主要以灵魂为依据，并且改善灵魂），把对你的倾倒和欲念称为“喜欢”（这个双音节词主要以遥远或迫近的肉体生命为依据，并且损耗肉身过剩的机能，导向衰竭，教我们认识“末日”）。

毫无疑问，你像我一样十分敏感于《寒冬夜行人》中电气火车站上蒸汽机车的气味，粉尘的气味，和隐秘罪行的气味。你也敏感于同一部书页上炒洋葱的气味，还有 Schoeblintsjia 一词酸